

唐陸宣公翰苑集

一
通
十
冊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四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睇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奏草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通鑑興元元年春正月
上于行宮庶下貯

諸道貢獻之物榜
曰瓊林大盈庫

右臣聞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

左傳鄭子

產作邱賦渾罕曰君子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之何杜注涼薄也林注言君子作法什一取民

斂從其薄其流弊猶至于貪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

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

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

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

他本作懼

賄之生人心而開貨

他本作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

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

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

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

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

管子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

以言乎

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

通鑑本注撓屈曲也方法也

崇聚私貨

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

人誘姦聚怨以私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

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

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

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

是二庫

續通典大盈庫內庫也以中人主之至德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庫天子以出納爲

便故不復出唐書食貨志王鉉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

私蕩心侈欲萌抵于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

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與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

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通鑑舊

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

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

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

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

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而諸

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

而諸

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不變通鑑大曆十四

宗卽位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

工三百餘人所留者悉隸太常先是諸國屢獻馴象凡

四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
荆山之陽及豹豺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
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議者咸謂漢文卻
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馬前漢賈捐之傳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晉武焚裘之事
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紀大醫司

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復見於當今近
所禁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有犯者罪之

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書心之憂危若
蹈虎尾涉於春

冰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他本
作遊行殿忽覩

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

衢尚梗易何天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莊

呻吟裘氏之地玉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

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

史記荆燕世家獨此尚缺望注缺試詢候館之吏周禮

者缺也缺望不滿所望而怨耳凡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

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晉書簡文帝紀官或醜肆謳謠頗含

已甚或忿形謗譟無批政士無謗譟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

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通鑑本注

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爲營衛不敢指言百物無儲通鑑

自京師出居奉天故微其辭曰六師初降通鑑

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外扞凶徒內防危

息夜繼人于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

唐書渾瑊傳泚治攻

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

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喘畢命同力竟夷大

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

前漢司馬

遷傳李陵素與士大夫絕

輟食以啗功勞

前漢張良傳漢王輟食吐

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

哺注師古曰輟止也無猛制而人不攜

晉書潘岳傳功先勞而悅使今豈嚴刑而猛制哉

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

衣食已豐而謠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

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

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恠記曰財散則民聚

財聚則民散豈

一本多非字

其殷鑒歟眾怒難任蓄怨終泄

他本多其患二字

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

他本作構

姦鼓亂干

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

前漢張釋之傳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

叛之故燕昭築金臺

綱目質實黃金臺在順天府東南一十六里又一曰小金臺延天下

士後人慕其好賢之名亦築臺于此爲京師八景之一名曰金臺夕照又戴洵北京八景圖詩序金臺有三在

大興縣東南曰西金臺

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

通鑑前編紂始爲象箸箕子嘆

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于土簋將作犀玉之盃玉杯象箸必不羹葵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

堂廣室滿此以求天下不足矣

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

之園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園四十里時病其太大

蓋同利與專利異也

國語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

爲人上者當辯察

此理洒濯其心

左傳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奉軼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

三無私以一有衆

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

私人或不率于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

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

左傳毋濫年毋壅利

注專山川之利

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

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

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

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

國語積貨滋多畜怨滋厚

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

後漢馬援傳謀

如湧泉勢如轉規

指顧可致

東都賦指顧倏忽獲車已實

然事有未可知者

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

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

重圍之殷憂

綱目集覽殷讀曰隱痛也詩憂心殷殷注殷本作慙通作隱慙慙然痛也

追戒

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

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同欲是

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壞異纖麗一無

上供推赤心于其腹中

東觀漢記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降殊恩于其

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

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

綱目

集覽

徐安行也續漢書曰天子五路駕六馬故曰六龍

易乾卦

時乘六龍以御天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

故曰時乘六龍

謹按春秋緯命歷序皇伯登出扶桑曰

之陽駕六龍以上下許慎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及王

度記皆云天子駕六馬

周禮馬八尺以

旋復都邑興行

上曰龍月令曰駕蒼龍故六馬稱六龍

堅典整緝芴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

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

其大寶也

易聖人之大寶曰位

舉一事而眾美具行之又何疑焉

忤少失多廉賈不處

史記貨殖傳貪賈三之廉賈五溺之又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

管窺願效之至

東方朔答客難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鍾注善曰莊子魏牟謂公孫

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

謹陳冒以

管窺

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銑曰竹管也

聞通鑑上卽命去其勝讀史管見德宗以專欲致禍困而不喻唯貨是贖自古人君不足用爲善蓋鮮儷矣

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義其誰能不起謹奏

遁光膠口之意哉嗚呼贄可謂人臣之式矣

奉天論解蕭復狀

通鑑綱目復嘗言于上曰宦官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

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楊炎盧杞驥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寔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

事紀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
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
道宣慰安撫使寔疎之也既而
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畱復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旣未收復京
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
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
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
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
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班次對見一
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

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

卻論奏欲得且畱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

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

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

通鑑本注意者以意度之也此亦德宗猜防臣

下之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

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仔細思料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貴當舉大綱何必須

大子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

細也

唐書地理志常州晉陵郡屬江南道通鑑音注常州古

延陵季子之邑後爲毗陵唐爲常州在京師東南二千

八百四十三里至東都

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

一千九百八十三里

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

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

謹按唐書蕭復傳復宰相蕭嵩之孫

衡之子衡尚

新昌公主

痛自修勵慕爲清真矯枉太深時或過當

前漢諸侯王表

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注師古曰矯與矯

同枉曲也正曲曰矯唐書蕭復傳復望闕高華勵名節

不通狎

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

則以魏元忠

武后時相

宋璟

元宗時相

爲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

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

綱目

集覽言不悔行也正誤曰今按行去聲集覽似以行爲平聲大概言蕭復平日之行不獨指不悔行一事至

如二三爽德

通鑑本注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曰七年之閒一子一

奪二三孰甚焉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

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漢書周亞夫傳文帝曰鄉

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

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通鑑釋文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

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王僧孺啓一遇休明多逢渥澤何心何顏忍

至于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畱漢書音義師古曰逗謂畱止也如淳曰軍

法行而逗畱畏懦者要斬在于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

常居禁中蔡邕獨斷漢制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通鑑音注天子行幸所至

宿次之地宿衛將士外設環衛近臣宿直各有其次與宮禁無異故行宮內亦謂之禁中向外事情